

審判

柴霍甫短篇傑作集

第七卷

審判

趙景深譯

上海開明書店刊行

寫實主義者柴霍甫

波蘭 白魯克納(A. Brückner)作

受了上帝的恩寵，超過一切作家以上的藝術家柴霍甫，在職業上是醫生，因此他的醫生的故事和疾病的敘述特別的多，尤其是心理的——例如黑衣僧。他以敏捷而又光耀的文才在一家滑稽報上投稿；他那個 Chekhonte 的假名似乎是用以寫那與巴黎“*St. Glas*”一樣的作品，他常替蟬報(*Strekova*)寫東西，嘲笑那些在婚宴時受人用錢僱用的商人和名譽的賓客，諸如此類，都是很短的小品。這些作品後來漸漸的寫得長了起來，與尋常相反，向着較長的短篇發展，不久他就成為現代短篇小說作家的領袖。現在他的未完成的作品——因為他早年受盡窮困，後來害了肺病，未克盡其天才，即已去世——有十卷放在我們面前，其中有一卷是寫撒哈連島的風土人情的，還有一卷是戲

劇，其餘的便都是小品和短篇小說。

人物是多麼的豐富呵！不但是人，就連動物也出現在小說上，說話而且動作——神祕的小狗也有牠的經歷。他只是不描寫上等階級，此外無論什麼階級的俄國人他都寫到，其中有小郵務官怕他的妻子是警察局長的太太，不敢向她求婚；檢察官，文法學校的教師，牧師——非常貧窮；唱詩班，旅館老板，商人，文官家庭中的人以至渡船夫，更夫和小偷；偶爾敘到高官，也只是不重要的角色。我們聽他談到俄國的中等階級和下等階級，有的存着虛幻的希望，（想得彩票獎！）有的在物質上感到失望和困難，有的掙扎着求生存，有的想跳出樊籠，終於無用，有的想反抗對方，終於和解，許多篇是可笑的，幽默的，最難忘的就是一個胖紳士想要脫得赤條條的跑到水裏去，不能對他孩子的英國保姆解釋請她走開——甚至他罵她的話都是很可珍貴的——（英國女郎）或是一個巧妙的演說家在墓前作公開的演說，說的不是死人，倒是那位在場未死的活人（演說家）或是喝醉了酒的軍官們在鄉野作哲學的談話；（藥房的老板娘）或是一個小職員，他很生

氣，他的薪金很少，卻要在復活節辦公，便想告發一個上司來提高自己的職位，不然他就要永無出頭之日，愈想愈氣，看見油蟲在桌上爬，立刻就將牠弄死。（悵鬱）他的作意真是無窮無盡，他寫一個青年夜半將一切朋友和親戚喊起，說他的名字已經登在報上，原來是警察報告的學生名單上有了他的名字；（快樂）他又寫一個人在家中遇見一個棺材，甚爲恐怖，後來又在他朋友家裏看見同樣的事情，結果說明以後，原來是無關緊要的；（恐怖之夜）他又寫消夏客人的『娛樂』，（在消夏別墅）等等。顯然他對於婦人的觀察是很悲觀的；他甚至說有些婦人可以使男子自殺。毫無顧忌的剽掠和無知無識的輕浮是他常寫的婦人女子的性情，她們似乎對於捕虜對方有特別的本領——例如有趣的諧謔瑞典火柴中的淫婦，證明她不是謀殺犯，其實那男子卻被她藏了起來，（很像 Butcher's 的諧劇）在懦夫裏，一個姦婦之夫送他妻子的錢，幫助她的豪華，姦夫大半是佔優勢的除了這些猛藥般的題材，或是故事，也有些篇是心理描寫，例如一個教授在他的大紀念日很悲觀的拋棄了生活和成功。

彼得堡不大被採取爲小說的背景；莫斯科是較常用的，但柴霍甫最喜歡描寫的卻是村鎮。你看了他的作品，不由得不想起半世紀前皮賽姆斯基（Pisemsky）的一個老人的罪惡來。要想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裏，無論你願意與否，必須要有勇氣。所以，俄國的生活並沒有改變，柴霍甫的幽默與一切俄國人一樣，都是不可信的。幽默的瑣碎描寫中常藏着非常悲哀的背景，忽然會在幽默中顯出悲哀來的。例如，他寫鄉間優伶之死是一個很活潑的喜劇，但在這背後所藏的又是多麼陰森的悲劇呵！（老伶工之死）又如他寫一個窮孩子丟在信箱裏的信只寫『給我的叔父』——那又是如何真實動人的孩子的悲劇呵！（樊凱）那肥胖的老年商人敍他在可怕的冬天當一個瞎子的學徒，那又是多麼的使人傷心呵！（雪）在這兒你可以看見一些自傳的斷片。

柴霍甫是最嚴格的寫實主義者，甚至在描寫心理（我所經驗的案件——一個年輕富有的姑娘心理的不滿變而爲生理的疾病）或是猛烈的瘋狂（如黑衣僧）的時候也可以這樣說；一切神祕狀態都與他毫無關涉，他的筆不知有朦朧搖曳的感觸。沒有

過多的敘述，一切都很經濟，活潑生動，但他自己卻不動情感；灰色上再加灰色就是他的圖畫，也就是他所描寫的生活。他也不缺乏象徵的趨勢。（套中人將他自己活活的套了起來，與外面的世界隔絕）喻言的語法他也是很熟悉的，與一切俄國人一樣，他忍耐的等着遲緩的進步，這樣說：『我這樣一個活人，有思想的人，難道要站在墓前，等牠長滿了青草麼？或者我可以跳過去或是架橋，難道要等牠堆滿了污泥麼？』或者說：『在每一個自滿而且幸福的人門後，應該站一個拿錘的人，時常敲他，使他記得除他以外，還有許多不幸的人在。』在他的戲劇裏尤其喜歡用象徵和喻言——這位小說家後來成為戲劇家了，雖然他缺乏戲劇的氣質。他起初只是把他的故事變成對話和戲劇的形式，差不多是一個字一個字的照樣的移過來，例如可憐的婦人和計算的結婚，甚至他的戲劇也只是戲劇化的短篇小說，例如海鷗，三姊妹等等，有環境的說明，但卻沒有戲劇的活潑和有力的對比；同樣的『灰色生活』，每日每時的工作，慢慢的但卻安穩的，不是傷損的，碎屑漸漸的吞去了強烈的願望，最高的志向以及最固定的人物。人型的個性是很明顯的，例

如三姊妹就敘的是她們唯一的想望，要離開鄉村生活的泥濘，到莫斯科去；然而我們知道這種計畫和希望不會有什麼成功，三姊妹依舊要陷在鄉村黏着的泥濘裏。俄國深沈的悲觀主義由這些搖曳不定的英雄顯現出來，他們與他們自己爭鬭，不想信他們自己或是他們的力量；但與他的短篇小說相反，柴霍甫的戲劇在舞臺上出現的人物總是堅定的信仰別的和較好的將來，都是夢想者和安慰者；我們不願疑惑這些理想者是否對的，然而就是這種逃避方法的表現，這種『壯爾騰』（Sursum Corda）就已經值得大眾的認識。不然柴霍甫所創造的俄國就未免令人氣餒了。俄國廣闊的平原睡了一個最和平的睡眠；什麼也不能攪擾牠那安靜的墳墓，甚至連生理上或是心理上飢餓的哭聲也不能攪擾牠，在城裏健康的人要受苦得生病，在鄉村裏仍舊野蠻的迷信神權，反抗智識階級，悲苦的需要還是不能減少。以前曾經夢想激動人心的都疲倦而又遲鈍，沈溺於酒精裏；那些最安逸的就是不能寬宥的自私者，他們用鄰居的錢生活，時常想固定他們崇高的地位（萬尼亞舅舅），甚至他們談到人生目的的時候，犧牲他們的自私，聽天由命，

那聲音也好像罵詈一樣。處處都遇見瞎眼的機會，人們都無知的落在他的輪下，例如小女僕半意識的縊死棧房老板的小孩。（瞌睡來了）沿着一條線都是人生習慣，粗俗自私，卑怯軟弱等等普遍的勝利，柴霍甫就是反抗這些的，我們且尊敬他罷！這些舊俄羅斯鑲嵌細工的斷片合在一起；他同情於犧牲者，純潔的人性，（柴霍甫強烈的反對托爾斯泰的理想）並有特別的技巧；他對於鑄造永遠生動永遠活潑的個性有一種永無窮盡的力量。他有的是健康的寫實主義，恰如其分的幽默，這在俄國文學中是很少見的。柴霍甫被稱為俄國的莫泊桑，也許因為他描寫戀愛和姦淫很多罷（他的戲劇差不多一切的配偶都是錯配的）但他與法國作家不同的就是他對於人類的博愛，甚至他對於動物也把牠當作假裝的人。柴霍甫是客觀的藝術家，無論他的題材或是人物怎樣改變，他總是一個悲觀主義，一任世界走牠自己的路。



著 作 的 時 歲 十 四
(年 九 九 八 一)

在梅里荷福書齋中的作者



一八九五年作者在梅里荷福著「海鷗」時所住的小屋





著作的泰爾耶在時歲二十四

(年一〇九一)

目次

寫實主義者柴霍甫.....	白魯克納.....	卷首
●農夫.....	一	
●郵差.....	五九	
●笛.....	六九	
伊葛花.....	八三	
聖誕節.....	一〇一	
獵人.....	一一〇	
園丁頭的故事.....	一一九	
太早了.....	一二七	

村舍·····	一三七
靴子·····	一四一
在理髮店裏·····	一四九
審判·····	一五六
●樞密顧問官·····	一六八
●牛販·····	一九七
●強烈的印象·····	二二七
死屍·····	二三六
敵人·····	二四五
美人兒·····	二六七
驚嚇·····	二八〇
黑暗·····	二九〇

太太們·····	二九九
彩票·····	三〇七
謎樣的性情·····	三一六
不當心·····	三二〇

插圖

四十歲時的作者	
在梅里荷福書齋中的作者	
作者在梅里荷福著「海鷗」時所住的小屋	
在耶爾泰的作者	

農夫

一

莫斯科巴薩旅館的侍者李可來生了病。他兩腿麻木，步履維艱，因此有一次他沿着走廊走路的時候，連着一盤火腿和豌豆，跌倒在地上了。他應該捨棄他的職業。一切他自己的和他妻子的積蓄都用在醫藥費上；他們什麼也沒有留下度日。他感到不做工的沈悶，決定要回家鄉去。就是生病在家裏也好一些，況且鄉間生活又較為節省；『家裏的牆壁也是可以幫助人的，』這真是一句實話。

他在天色將晚時到了株柯塢。在他兒時的回憶裏，他想像着他的家是光亮，溫暖而